

香港傳真

中信泰富政治及經濟研究部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

No. 2006-21

2006年4月7日

“報國有心，愛國無限”

— 哀悼老共產黨員汪道涵

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王小強¹

2005年12月24日，汪道涵逝世。電視報道中看到上海瑞金醫院九號病房，人去樓空，觸景生情，熱淚長流。雖然晏小寶幾次告之汪老病情，讓我有個思想準備，仍然難以接受從此失去汪老的事實。為此，抓緊時間修改、出版這本書，謹此作為祭奠汪老亡靈的一個花圈。

因為這本小書，真的是汪老罵出來的。

2003年香港7.1大遊行以後，筆者自作責無旁貸之情，全身心投入香港問題的調查研究。多年來，香港與新加坡，在所有經

¹ 本文為《史無前例的挑戰》一書〈作者的話〉，大風出版社2006年1月出版（<http://www.strongwind.com.hk>）。

濟指標上你追我趕，不相伯仲。唯獨人均居住面積，1997年新加坡25平方米；1999年香港14平方米。兩百多萬公屋居民，2003年人均11平方米。如今，《香港2030：遠景規劃與策略》進行了四次社會咨詢。如果說到2030年，香港的人均住房面積無論如何應當趕上新加坡1997年的水平，那麼顯而易見，從現在開始，應當全力以赴的事情是，再造一個香港。

汪老十分欣賞並且推薦這個思路。但是，房地產從厚利少銷轉變為薄利多銷，雖然都是賺錢，既得利益重大調整，何其乎艱難險阻。更何況，國際慣例造就東方明珠，150年一貫制的高地價，豈是一介布衣說改就改得了的？2004年10月18日晚，在上海瑞金醫院，筆者向汪老彙報工作，感慨繫之“說難”。偶讀宋人王炎午句，“難回者天，不負者心”。祇要本著敬業精神，說出自己的認識，雖然回天無力，倒也問心無愧。

這本來是一句很普通的抱怨。完全沒有想到，話說到這裡，招惹得汪老勃然大怒，從沙發上站起身來，繞室徬徨，憤憤然，眼瞪手指，聲色俱厲：

我給你改，我給你改，改成叫做……，“報國有心，愛國無限”！

你是搞研究的。應當站在矛盾之外，而不是攪進矛盾之中，這樣才能保持清醒的頭腦，客觀地看問題。你怎麼可以把自己的時間、精力捲入一個局部，家長裡短，在瑣碎的是非當中糾纏不休？

如今，美國一家獨大的世界格局，看起來短時間不會完全改變。在這樣一個美國獨霸的全球一體化格局裡，中國的崛起，面臨著一系列迫在眉睫的嚴峻挑戰，眼看一場史無前例的全新較量不可避免，不是用兵器，而是用貨幣。不一定硝煙瀰漫，照樣關

係生死存亡！這場鬥爭，與過去推翻三座大山、兩大陣營對壘明顯不同。蘇聯解體了，社會主義陣營垮臺了，共產黨領導 13 億人口民族振興，必將迎接一場新形態的考驗，而且會是一場長期的奮鬥。我們這一代人可以看見這場較量的開始，你們這一代也祇是進行到一個階段。所以，不僅要逐一解決眼前過不去的重大難題，而且要考慮到長遠的持續戰鬥，所以，要特別重視下一代。不僅你自己要努力奮鬥，而且要著力發現、培養年輕人，把這場鬥爭繼續下去，直到最後的勝利。

現在看來，可能在一個相當的時期，世界向何處去，始終是困擾人類社會進步的最大問題。然後才是中國向何處去，再然後才是香港向何處去。多少前所未有的大事，史無前例的新問題，需要我們抓緊時間去研究，去思考？

汪老一頓長時間呵斥，聲音發自肺腑，遠傳走廊，驚動值班護士，推門進來禮貌地關切：“汪老不要太累了。”

分手的時候，汪老早已恢復往常的平和，握著我的手，笑瞇瞇地拍拍，“沒想到大老遠跑來挨一頓批評吧？”

他人這樣說我，肯定不會服氣。筆者宿無大志，一得之見，沾沾自喜。竊以為萬一真能“再造一個香港”，六百萬居民人均居住面積擴大一倍，經濟繁榮，社會安定，一國兩制，皆大歡喜，自己不枉為人世一場。就這點出息，在許多親朋好友眼裡，從來就是“一根筋”，想不開的神經病了。就說新世紀以來，筆者跟著鄧英淘、崔鶴鳴，實地考察西部大開發。“三老漢戰鬥隊”，每年驅車荒山野嶺顛簸兩三萬公里，三年時間跑遍整個西部；²

² 鄧英淘、王小強、崔鶴鳴：《再造中國》，文匯出版社 1999；鄧英淘、王小強、崔鶴鳴：《西部大開發方略——再造中國續編》，文匯出版社 2001；鄧英淘、王小強、崔鶴鳴：《西部大開發考察實錄——再造中國三編》，編譯出版社 2001；鄧英淘、王小強、崔鶴鳴：《西部大開發考察實錄之二——再造中國四編》，2002

與Peter Nolan到北京、廣東、香港、恩平、汕頭、深圳，兩年時間四次調研，廣東化解金融危機“三步走”；³ 接連不斷撰寫〈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〉、⁴ 〈投機賭博新經濟的挑戰〉、⁵ 《“文明衝突”的背後——解讀伊斯蘭原教旨主義復興》、⁶ 《再造一個香港》⁷ 等等；盡是些遠遠超出本人德行、才學的天大題目。寫得如何不講，付出的勞動和辛苦，真敢拍胸脯說是廢寢忘食，嘔心瀝血。南懷瑾老師調侃我們：沒有功勞，還有苦勞；沒有苦勞，還有疲勞。本來已經勉為其難，精疲力竭。進一步再說什麼世界向何處去，中國向何處去，我該活成什麼樣？

小神經病遇上老神經病，小巫見大巫。

汪老年過 90，罹患癌症多年，長期住院。近十年時間以來，一年一次、兩次、三次，次次都是在瑞金醫院中的這間會客室，次次都是小寶挑汪老身體狀況好些的時候帶我來，多數上午，少數下午，他老人家吃過藥，打完吊瓶，或者邊吃早飯、邊吃藥，邊彙報，邊討論。2004 年元旦，天寒地凍，汪老血壓、體溫高居不下，打電話把我叫過來，親自動手修改“再造一個香港”的〈再報提綱〉。連續三天公共假期，子女愛孫來醫院探視，統統坐在

年打印稿。

³ 2000 年 10 月到廣州、11 月到北京、2001 年 4 月到香港、2002 年 1 月到廣州、恩平、汕頭、深圳四次調查研究，2002 年底完成調研報告：〈砍樹救林：廣東化解金融危機“三步走”〉，《香港傳真》No.2006~5。

⁴ 清理思路的系列文章包括〈歷史前進需要大是大非〉（《香港傳真》No.2001~1）；〈高崗留下的困惑〉（2001 年打印稿）；〈第三條道路去哪裡？〉（《香港傳真》No.2001~9）；〈發展壯大中產階級？〉（2001 年打印稿）；〈堅持中國的社會主義〉（2001 年打印稿）。

⁵ 《香港傳真》No.2002~13。

⁶ 大風出版社 2004。

⁷ 2003 年底三萬字彙報提綱（打印稿），以後寫成 20 萬字書稿。

一旁苦等。坐不住的愛孫（八歲）跑進跑出，子女等著老人家過年——到醫院的院子裡散散步。張秘書束手無策，小寶和我如坐針氈，老人家全神貫注，字斟句酌，三天時間一天一個上午，從頭到尾改寫了三道。不僅〈再報提綱〉的標題是汪老起的，連我沒看出來的幾個錯別字，都一一挑出來改過。

汪老身住醫院，病魔纏身，打針、吃藥、動手術，對黨和國家命運的關心、憂慮、思考、讀書、學習、討論、工作，從未息肩。一位忠誠的老共產黨員，以天下為己任，生命不息，奮鬥不止。2005年10月以來，汪老的病情惡化急轉直下，不斷感染發燒，一波比一波來得凶猛。中間祇要稍有退燒，馬上又是向人推薦有關文章書籍，滿腦子全是世界向何處去，中國向何處去，根本無暇顧及甚麼回天有力無力、問心有愧無愧的個人情趣。10月14日在小寶辦公室，最後一次和老人家通電話。與死神相伴的汪老略帶傷感地說了一句，“小強，這次來不能見面了”，接著談的是兩本書——王力雄的《遞進民主——中國的第三條道路》⁸和Peter Nolan的《中國在十字路口》。⁹

汪老的榜樣力量，汪老的一頓“棒喝”，令我自慚形穢，激勵我再寫〈哀莫大於分裂〉和〈史無前例的挑戰〉。在寫作過程中，鬼使神差，汪老當時訓斥我的神態和言語，不斷在腦海中反復浮現。所以，說這本書是汪老罵出來的，實在並不誇張。把這段經歷寫在這裡，不顧拉旗作皮之嫌，按捺不住，祇想表白人生難得的一場際遇，對老人家忘我境界的一點敬意。

汪老作為一位出生入死的新四軍老戰士，一位縱橫捭闔的政治家，一位淵博儒雅的學者，一位附庸風雅的票友，外行、內行、

⁸ 香港社會科學出版社2004。

⁹ Peter Nolan: *China at the crossroad*, Polity Press 2004；大風出版社即將出版。

海內、海外，各有多種多樣的權威評價。在筆者相對密集接觸的這幾年時間，令我感動的是，一位老共產黨員，為黨和民族命運而忘我的精神。毛澤東說過，一個人無論職位高低，能力大小，祇要有這點精神，就是一個高尚的人，一個純粹的人，一個脫離了低級趣味的人，一個有益於人民的人。這次，汪老“報國有心，愛國無限”的心聲，最後印在老人家紀念卡的背頁。拿文學專業眼光挑剔，這八個字，對仗可能不夠工整，卻是汪老革命精神的真實寫照，也是汪老留給我們後人的永久鞭策。

中華民族必將戰勝任何艱難險阻，是因為一代又一代，無數志士仁人所擁有的這點精神。